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四十八回 琴堂上屈打成招 總帳中伴悲灑淚

卻說謝氏喚住丈夫，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毛顯說：「姑娘叫我往米倉去接姑爺。」說著又要走。謝氏著忙，趕至面前。

伸手一把忙拉住，低聲巧語喚夫君：「不必胡言支吾我，我方窗外留神聽的真。淫惡的如花定巧計，叫你下藥害男人。若然是奴僕該聽主人話，似這等惡作胡行不可遵。你要助惡將人害，到只怕天理循環報應臨。一朝事犯干連上，王法難逃刀碎身。不義之財休貪戀，快快的送回毒物與紋銀。要害叫他自去害，咱們何苦壞良心。行惡之人終惡報，天道原來福善人。」謝氏之言還未盡，毛顯那時滿面嗔。說：「老天不管這些事，不過是颶風下雨或晴陰。你說有神又有鬼，請下瞧瞧我就信真。你說作惡無好報，聽我說說幾個人：南莊裡有個名叫王鐵腿，殺人放火似兇神，今年活了七十二，並無災病把他侵。北莊裡有個張反叛，大秤小鬥苦良民，轟轟烈烈人侍奉，良田肥馬守黃金。城裡頭有個無二鬼，終朝吃的醉醺醺，打街罵巷欺良善，明取暗算又黑心。又有兒來又有女，豐衣足食不求人。就是咱本莊住的錢老大，打僧罵道你常聞，殺牛宰馬屠豬狗，橫行霸道過光陰，這而今年將八旬登上壽，孫男弟女打成群。那點不是惡的好，這而今鬼神不佑良善人。鬼神若還有報應，這些人十分強旺主何因？」謝氏說：「報應也須有遲早，遠在兒女近在身。」毛顯大笑說：「扯臊，不必多說你放心。這些事，冤有頭來債有主，與我何干腿上筋？」說罷用手一扯，謝氏跌倒在塵埃。扒將起來趕不上，只見他兩腿如飛去似雲。

那毛顯不聽妻子之言，摔手揚長而去。到了米倉碼頭船上，進了前艙，只見伏生吃晚膳，勞動站在船頭，主僕二人飲的正好。毛顯向前說道：「見了姑太太，只說買賣十分得意，帶了許多土物回來，姑爺叫我來取車裝載。姑太太甚喜，說車被費舉人借去了，明日一早叫長工趕了來。我怕姑爺惦著，急急先來送信。」伏生聞言，心中大喜，說：「好哇，到底是你，過來喝鍾酒罷。」遂斟一大杯遞與毛顯。毛顯接過來，站在對面，三人說說笑笑，痛飲了一回，這才用飯。毛顯啾個冷兒，把毒物下在飯內。伏生吃了半碗，問：「毛顯你不吃飯麼？」毛顯說：「我方才在北莊上吃了飯來的，不吃了。」毛顯伏生就把手中的飯碗遞與勞動。勞動泡上肉汁就吃。毛顯一見，暗暗替他叫苦，不好相攔，躲去艙外。

他主僕二人吃飯之後，約有半盞茶時，只覺腹中作疼，躺在床上，說：「勞動，你來與我捶捶，我肚子疼。」勞動皺著眉，走到面前，說道：「我的肚子也怪疼的。」伏生喊道：「你這狗才，專管弔嘴！我的肚子疼，你也肚子疼！」一言未盡，只覺一陣緊似一陣。

這宗毒物非小可，入口燒心快又急。起先扎掙挨的住，次後來好似蛇蟲把肺精吃。二人一齊聲喚起，失頭打滾眼都直。腹中陣陣如刀攪，只疼的熱汗如珠往下滴。毛顯明知藥性發，故意的向前問虛實。兩個船家跑來看，一齊開口問怎的。只見他二人倒在船板上，眼似鑾鈴雙手撕。扒起跌倒番番滾，滾掉頭巾發亂披。連聲怪叫如牛吼，一聲慢喘一聲急。船家害怕把哥哥叫：「快須上岸請良醫。」見他倆大叫幾聲身不動，七竅內鮮血直攢往下滴。咬牙瞪眼實難看，氣斷身亡挺了屍。可憐少年門客，好色貪花錯娶妻。迷而不悟傷天理，始愛終仇死的不值。前艙中吵嚷如麻亂，驚動了後艙避難女花枝。

那鬱氏蓮英聽見聲息不好，遂命杏花到前艙去看。杏花看了，驚慌無措，跑回來告訴了鬱氏。鬱氏大驚失色，痛惜不已。

當下毛顯哭了一會，知會了地方，看守著活人、死屍，又把船上的東西搬了多半寄放在米倉舖中，行李中還有幾包銀子，也揣起了幾包。到了次日，回合和堡來，見毛氏交令報功。毛氏大悅，叫監生寫了狀子；遂更換了衣妝，帶著家丁、僕婦，坐上車子，到了米倉船上。見了伏生的屍首，搶向前去，雙關子抱住，嚎啕痛哭。海棠、杏花向前拜見，訴說伏生怎樣仗義，怎樣恩德，揮淚不止。毛氏善言安慰，一面察點艙中之物，命人搬運回家。遂向鬱氏說道：「先夫既許周全娘子，不幸暴亡，妾身願繼其志，全始全終，照應到底。我今先回家去安排安排，即便打車來接你，且在舍下與我作伴，等殯葬了亡夫，再作道理。」鬱氏聞言，感謝不盡。

當下毛氏帶領毛昆，一直竟到漁陽城內，搗鼓喊冤。知縣狄老爺即便升堂，命青衣帶進毛氏，接上狀來。見是侍妾鳩殺親夫之事，不由大怒。又細問毛氏，毛氏哭哭啼啼，訴了一回。狄老爺一面出簽鎖拿鬱氏、杏花與兩個船家赴堂听審，一面親帶伴作到米倉驗看伏生、勞動的屍首。俱係中毒身亡。知縣甚惱，回來坐了大堂，命青衣帶進原、被告來。毛氏、毛顯跪在左邊，海棠、杏花與兩個船家跪在右邊。知縣問道：「因何毒死秀才伏准？從實招來，免受拷打之苦！」海棠口呼老爺：「那伏秀才乃仁人君子，有恩於賤妾，正思報答無由，那有謀害之理？再者彼時妾身被王婆誑哄出門，空身上船，手中那有毒物？而且一路行來，妾等自居後艙，並未與伏生共處，何由得以下毒？」剛說至此，毛氏向前叩頭，大哭道：「老爺青天，莫信他的花言巧語，且聽小婦人細稟：我夫主索來貪花好色，妾所深知。這鬱氏乃青樓妓女，既然一路同行幾月，那有守身貞潔之事？這俱是一派胡言！原因我夫買他之時，許為正室，他信以為真，欣然從嫁；及至到了家門，我夫瞞不住，只得以實相告，他惱我夫誑哄他，不肯甘心作妾，所以下了這般毒手，意圖害死兒夫，以便改嫁他人。也曾碰頭捨命威嚇我夫，老爺不信，現有毛顯、船家可證。」老爺問兩個船家：「伏生中毒與鬱氏碰頭之日時，你二人可知道麼？」張大、李二齊叩頭叫老爺：「老爺，那鬱氏碰頭破了，我們可到聽見說來，就是不知他為什麼；我們不過賺他幾兩腳錢，誰敢管他的閒事？」狄公把驚堂一拍，斷喝道：「你這廝滿口支吾，莫非這毒是你們下的？速速招來！」兩個船家嚇的連連叩首道：「老爺這可屈死小人們了！老爺試想：我們與伏生無冤無仇，小人就是激光溜鎮的子弟，又不是害人的賊船；即便是害人的賊船，大江大浪為何不害，單等到家門口兒才害，那有這樣傻人？老爺想嗎！」狄老爺聽畢，又問毛顯。那毛顯是在家與毛如花商定的主意，依然照前回復上去。

這才是知縣那時心好惱，手拍驚堂喝上聲：「細聽苦主船家話，明是鬱氏下絕情。再不實招胡抵賴，本縣如今要動刑！」海棠聽畢黃了臉，心下著忙驚又驚。向前磕頭尊縣主：「望老爺高懸秦鏡照分明。伏生義重恩如海，慷慨疏財又至誠。我這裡感念大德無可報，怎麼肯昧心反倒害恩公？人命關天非小可，那裡有毒物隨身這現成？」鬱氏說著連叩首，毛氏如花大放聲。悲聲慘切把老爺叫：可歎兒夫死不明。還有書童同遇害，人命雙雙著不住將頭叩，兩淚千行甚慘情。滔滔不斷言語緊，毛顯一旁用話跟。鬱海棠渾身是口難分辨，遍體排牙說不清。毛氏主僕紛紛講，杏花姐妹不能哼。狄公一見心中惱，只當那海棠理短是真情。吩咐青衣拶鬱氏，左右答應喚一聲。向前揪住青絲髮，枯木無情套玉蔥。兩個青衣分左右，一扣一收背住繩。杏花一見魂不在，肝膽連心一陣疼。「我姐姐待我恩情深似海，知疼著熱似親生。九死一生情不捨，攜帶奴家出火坑。今朝不幸重遭難，袖手旁觀奮類同。何不捨死將他救，補報多年相愛情。」杏花主意安排定，跑向前抱住佳人手不鬆。眼望堂上雙膝跪，冤枉冤哉不住聲：「老爺暫請停刑具，小婢實招有下情。」狄公坐上一擺手，吩咐青衣住了刑。

青衣停刑，手拉著繩頭，打著小兒，望上看著老爺。老爺問道：「侍妾有何隱情，細細訴來！」杏花說：「這毒物是小婢下的，藥死他主僕二人，我姐姐連影兒也不知道。求老爺饒了我姐姐，小婢子情願認罪，與他二人償命。」鬱氏見說，明知他是一點感恩重義之心，屈認這宗人命，要救我脫禍，不覺慟淚交流，暗道：「這是我命該如此，何必帶累這無辜的幼女死於非命？」遂向前說道：「老爺莫信他的胡言，他是喝昏迷了，信口亂道。待我招了罷。是我下毒害死二人，罪在鬱氏，不與杏花相干，求老爺開恩放了他罷。」杏花大哭道：「我下毒的時候，你還睡覺呢！我害人我償命，與你何干？好老爺，放了我姐姐，殺了我罷！」鬱氏也哭道：「原是不願作妾，害死伏生，你何苦攪此煩惱？」杏花說：「我也是不願與人作妾，才下了毒物。」兩個人你爭我吵，哀哭不已。

狄公見此光景，歎惜非常，吩咐鬆刑。青衣退後，老爺問道：「杏花，用何毒物？那裡得來？」海棠剛要搶說，狄老爺喝道：「不用你多言！」左右青衣一聲喚堂，鬱氏不敢開口。杏花才要說，只聽一陣鑾鈴振耳，馬蹄亂響，一騎跑上堂。馬上那人手執火

牌令箭、硃批公文，勒馬喝道：「漁陽縣令聽真：今有北番王兵困雁門關；江南民變殺官，勾連腰帶山賊作亂，聖上開科取士，兵部奉旨傳諭各州縣官，火急操演馬步兵丁，以備新元帥調用，不得有誤！」狄公連忙出堂接過諭文、令箭，報馬如飛去了。狄老爺不敢怠慢，吩咐苦主暫且領屍，回家埋葬。傳禁子江泰把海棠、杏花收監，兩個船家押入班房，隨即散堂。知會合城文武操演人馬，收拾器械，把詞訟暫且停停。